

真实地记录乡村之路的变迁 原汁原味地讲述百姓的故事

衢之情

姜和良 杨文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篇报告文学

衢之情

姜和良 杨文学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衢之情 / 姜和良 杨文学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2

ISBN 7-5059-5205-6

I.衢… II.姜… III.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005508号

书 名	衢之情
作 者	姜和良 杨文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詹之燕
责任校对	王 霞
责任印制	李寒江 詹之燕
印 刷	临沂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205-6
定 价	28.5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因为从乡村走来，对农村的记忆随时光的延伸而更加清晰。告别暂住的都市，顺着村村通，再一次走进生我养我的山村时，亲眼目睹了这个关于路的故事。因感动而无法收笔，于是便有了这部长篇作品。

我们无意褒扬或批判什么，只是如实地记录这段历程，以助后人查阅乡村的历史。

责任编辑：詹之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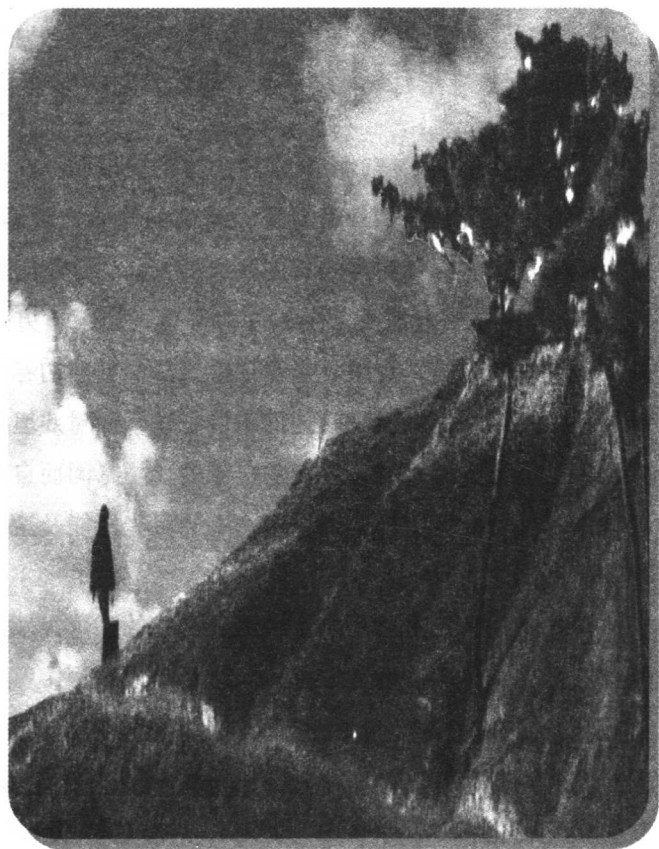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杨依林

当我无意中走近为心中的梦想，陷入长久的渴望的农民群体；走近为农民圆梦而奋斗不息的人们时，面对村村通衢，我无法控制写作的欲望，于是便原始地记录下这个关于路的故事……

目 录

一	哭路歌	1
二	高端反应	25
三	突破重围	53
四	农民行动	89
五	流域革命	121
六	政府行动	149
七	冰心一片	173
八	天地同心	213
九	乡村新曲	241

一 哭路歌



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当他们的希望在无尽的期盼中失落为
一地残片时，他们只有无助的泪水和无奈的叹息。

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同类的我们，倘若对这断续的低哭充
耳不闻，对飞溅的泪花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缺乏的就不仅仅
是同情心了。

无论是谁，倘若他的眼睛里没有泪水，他的灵魂里就不会
有彩虹。

哭 嫁 歌

衡

之

情

我总是固执的相信，乡村那些凄凉的哭嫁歌，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今天早已销声匿迹了，爱情的美妙，婚姻的美满，
出嫁的隆重，将喜气洋洋的氛围呈给世人。“洞房花烛夜”同
“金榜题名时”一起成为人生的一大喜事，让天下男人为之雀
跃，为之奋争，为之自豪。当我顶着二〇〇五年初春的太阳告
别繁华的都市，走进沂蒙腹地的东馒头村，面对残垣断壁的山
庄，我的心灵为之一振，继而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自责，为自
己的浅浮而懊悔。世界的博大非一人的目光所能及达，非一人
的阅历所能洞悉。

跨过破旧不堪的柴门，走进乱石码成的院落，坐在一株枝
杆皴裂的石榴树下，我开始采访。话题由浅入深，思绪由现实
潜入历史。在村民李应山不堪回首的泪眼里，在村支书文士运
哀伤的叙述中，我的思绪在低噎的话语中漫漫地伸展，我的固
执在快速释化。尽管李应山的低泣时常中断我采访。

透过浑浊的老泪，我仿佛看到了崎岖的山道上无可奈何的

送嫁队，耳边仿佛低低的回旋起那久违了的哭嫁歌——

大哥送到山村外

二哥送到上马台

三哥送到小河崖

妹妹咪

你何时再回来

桃花开，杏花败

栗子开花就回来

这首古老的哭嫁歌伴随着乡村人的眼泪走过漫长的岁月。

在农村生产责任制以前除却文字上的变更外，其幽咽与凄绝的韵律依旧是悲剧的主旋。无奈的出嫁，没有爱情、仅为生存的婚姻，转亲换亲、买卖婚姻……构成的婚缘框架是乡村极为普遍的存在形式。这种低哑的凄曲，这种令人伤感的调子，在三中全会前的山间小道上时时唱响：

妹妹走下东山坡

孤山下竖着无语的我

泪眼婆娑望山道

响起了

苦苦菜喂养大的哭嫁歌

自生产责任制后，这种伤怀的曲调渐渐远离乡村，农村正在变化中。

二十一世纪灿烂的太阳普照着山川河流、城市、乡村。然而，同一轮太阳下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命运的差异，演绎出喜悲迥异的绝唱。共同的生命，被不同的命运导向两极，引向悬天隔地的归宿，这是个不争的实事。富裕和贫困如同相互排斥的正负两极越拉越大。

贫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的综合概念，通常分绝对贫困和

哭

路

歌

相对贫困二种，绝对贫困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存贫困。贫困说白了就是人缺乏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由、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东漫子村属于绝对贫困。

谁之过？

年仅五十岁却显得老气横秋的李应山说：我们的村子原先不是这个样子！要不是修了完庄水库，将我们几百亩肥田压在水底，我们不会搬上山来。那功夫我家已建起五间大房，囤里有吃不完的粮食，地里有长势喜人的庄稼。圈里有大肥猪，门外拴着黄牛。我的土地就在山角下的河两岸，那土地一攥就淌油，肥呀。上级说修水库，要我们听从号召服从大局，在国家和小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全村几百口人二话没说就舍小家顾大家了，在水库两岸的山头上一分为二劈成二个村子，搬家那天村里老婆孩子都哭了，汉子们是一步三回头啊。在这破山上政府为每家盖了三间草房，你们看，你们看哪——

顺着一只结满老茧的手不住地拍打，我看见了那石板垒起的山墙，看到了细细的高粱秸排成的房笆，看到了黄泥涂沫的墙皮上烟熏火燎的陈年旧痕。这些石墙草房在方山下、水库边沐风栉雨了四十年。整整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几百号人守着一座光秃秃的荒山，守着一片瘦土地，希望就这样被现实磨光了，曾经的许诺变成了渺茫的期盼。没有人再过问过他们的生活。政府也没有出台过优惠政策。这些奉献了家园的民众就这样从富裕一步步走向贫困。四十年后，当外村早已推倒了旧草房建起砖瓦房或者第三次更新为楼房后，我们的东漫子人依旧住着四十年前搬迁的仓促修建的草房子！四十年啊。

汪洋之水阻断了交通，村民就用双脚在那布满乱石的山坡上，陡峭的水库边踏出一条进出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成了东

壩子村连接外部世界的惟一通道。从此这弯弯山道上就响起伤心的哭嫁歌。

当青年村民文士坡目送着嫁妆队走下山坡时，他听到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都说出嫁的姑娘哭是喜，文士坡却坚信妹妹是真心哭泣，她哭自己苦涩的爱情，哭自己不幸的命运，哭自己多舛的青春。妹妹是他抱大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婚姻，竟然是青梅竹马的小妹用自己的青春强行维系的。

妹妹啊，哥让你受屈了。

文士坡大哭如雨！他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妹妹往火坑里跳而无可奈何。

妹妹出嫁了，明天他就可以做新郎了，同妹妹换的那位姑娘结婚了，可他私毫没有新婚前的喜悦，没有当新郎的那份兴致，在小妹的哭嫁声中，他独自站在村头，在潸然而下的泪水中低呻那首古老凄凉的哭嫁歌。……妹妹咪，你何时再回来？

然而，同本村的李应山的两个儿子李风义、李风玉相比，文士坡是幸运的，他毕竟还有个妹妹帮他换媳妇。

作为父亲，李应山从儿子降生那天起就口省肚挪地积攒家私，为儿子将来娶媳妇。无奈，闭塞的交通，恶劣的环境下，无论他怎勤奋如何节俭，他全部的劳动所得仅仅能够糊口，待两个儿子牛犊似的长起后，他求亲告友央来的姑娘，在进山的小道前望而却步了。一次次相亲的失败让李应山别无选择，他只有一条路可走：让儿子出嫁，让亲生儿子上门给人家当养老婿。用东壩子人的话说就是男到女家落户，倒插门。

这是下下策，是无奈的选择，这样的婚嫁令所有的男人脸面丢尽，让所有的男人尊严丧失。

老大李风义坚决不干，他受不了世俗的眼光，他咽不下房檐下的憋气！他说，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当上门婿！

其实李应山何尝不是如此，作为父亲，他知道儿子的难处，可他的难处儿子们知道吗？眼瞅着两个虎生生的小子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可外村的姑娘打死也不愿进东漫子，本村的姑娘宁跳水库也不愿留在东漫子。

东漫子啊已成了爱情的伤心谷！

李应山知道倘若再拖上几年，儿子们年龄就大了，那时连倒插门的资格都没有了。邻居七十岁的文广武守着三十九岁的儿子文振军不就是个例子吗？一老一少，两个光棍，三间破屋，一个无言的结局。李应山啊李应山你忍心让这个结局重续？他流着眼泪劝说儿子：去吧，那是一条生路，走出东漫子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衡

都说养儿为防老，一个父亲却把用来防老的儿子送到一个没有儿子的家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啊。

之

事隔几年，李应山向我们谈起这段话时，依旧泪流满面，他重重地叹一口气说：只要儿子们有个家室，有个好的前程，就是把心撕开也成啊，谁叫咱生在这个破山坡呢，我们这一代根扎在这里了，孩子们还年轻啊。

情

好歹老二李风玉体会到父亲的苦衷，他说：爹，你别哭了，我去！

二〇〇三年的一天。笔者不愿提及这个伤心的日子。东漫子村青年李风玉走下山冈，踩着文士坡的妹妹哭嫁的小道离开了哺养他的小山村。当他向送行的父母告别时，这个懂事的小伙一脸笑容地劝着：爹，这是喜事，你哭什么？

李应山抹一把泪：二子，爹不哭，爹无能，爹对不起你啊。你娘说，她不来送你了，让我给你捎个话，去了人家，要听话，事事别由着性子来。媳妇是你的，好好地疼人家，齐心把日子过起来。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去吧，去吧。

李风玉转过身时，大滴大滴的泪如决堤之水哗地涌出来，暴雨般地砸在乱石铺成的山道上。

李风玉一步一行泪走完了出村的四里山路。进城的大道就在眼前，他的大脑一片苍白，他不知道等待他的路是窄还是宽。但有一点他无比清楚，他不是东堤子村嫁出去的第一个男人，也不是最后一个男人，他是这个村外嫁的第二十六个男人！他当时只想将自己嫁出去，这样爹娘就会少一份心事，他们就可以集全家之力，给不愿外嫁的哥哥张罗一房媳妇了。

然而，孝顺的李风玉想不到，他走后，爹娘费尽心机也没有达到目的，闭塞的环境，落后的交通最终破灭了给大哥娶媳妇的希望，也辜负了李风玉的一片苦心。

二〇〇四年弯弯的山道上，哥哥无可奈何地踏着弟弟的脚印重复着让人心碎的轮回。李风义虽然执意不肯丢弃男子汉的尊严，可惜无情的现实最终迫使他垂下倔犟的头颅，做了东堤子村第二十九个外嫁的男人。他流泪，他伤心，他不平，他抱怨。可是比他更伤心的还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他的亲生父亲李应山。

那天，当儿子的背影在山路上渐渐远去后，李应山同老伴抱头而哭。作为一个男人李应山有妻子儿女，是成功的，可他又是失败的，他不能像天下父亲那样给儿子盖上房子娶上媳妇，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却把两个儿子嫁给了人家倒插门，做了上门婿。这是一个父亲的耻辱和悲哀！耻辱如同一根粗尖的刺永远地扎在一个父亲的心房上！

到二〇〇五年三月，东堤子村的人口已从一九七四年的二百四十人下降到现在的一百九十人。如今留守山村的人大都是孤寡老人或孩子，可以肯定地说：照此下去，用不了多少年，东堤子作为一个村落就会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如果不改变他们

的生存环境，这令人伤怀的哭嫁歌，这偏僻、贫寒的乡村独有的嫁男婚姻，也许只有随村落的消失而中止那悲怆的延续！

诚然，我们可以用诸如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之类的豪言壮语来教育李应山们；或者嗤之以鼻，用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等辞令来责备他们。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这些被迫搬上山坡的农民是用独轮车支援过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的老区人。战争年代他们吃地瓜叶将救命的粮食献给了军队，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支援了战争。炮火毁了他们的家园，战争使他们一无所有。和平年代，好不容易积下的家业，又在：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声号召中，毁家纾难了。他们祖居的山沟、河岸平地变成了一座座大大小小的水库，从淹地十万亩的岸堤水库到淹地四百亩的完庄水库，八百里沂蒙山有多少水库谁也数不清。这些水库的兴建，仅蒙阴一县就造成十万移民！他们是两度奉献的群体！应该说将他们推向交通闭塞的绝地，是当时的国家决策，是政府的行为。

他们的牺牲，使十年九涝的沂沭河下游的临、郯、苍平原及苏北地区一跃成为天下粮仓，使下游近千万之众从一个受洪水之害的群体，一跃成为治水工程最大利益的获得者。几十年来，沂蒙山区老百姓的奉献换取的是下游地区鱼米之乡的荣耀，作为下游那个庞大的即得利益的群体，他们将谢意献给了中央人民政府，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丰收的成果，享受政策带来的巨大实惠，他们并没有从获取的利益中拿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角回敬给库区民众！

诚然，我们不能抱怨下游的民众，我们可以将造成不公的责任推给政府，说政府没有统筹兼顾，但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是社会对一个奉献的群体的情感麻木！

当一群利益者对一群奉献者表现出路人的漠视，骨子里

陡升起对贫者的排斥和对库区的嘲笑时，我想，这不仅仅是奉献者的不幸，更多的是冷漠者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剧！

诚如是，不是我们现行的政策存有缺憾，亟待调整，就是我们道德大面积滑坡，亟待重塑了。

让我们放弃苍白无力的议论回到现实中来吧。

就在下游那些日渐小康的平原百姓合家欢庆，全族欢喜地迎娶新媳妇时，八百里沂蒙山区的库区村、高山村，因种种原因而致贫的村庄，如蒙阴的东漫子、寨后万、英家山、良家场、魏石山；如费县的燕窝村、刁家庄、黄土沟；如莒南的团结村、沃土村；如平邑县的老泉崖、王家夼、洼子地；如沂南县的马牧池、上碾村；如苍山县的车辆、烟堆；如沂水县的圈里……进出村的山间小道上依旧飞溅着上门婿们不轻弹的泪水，回响着低咽幽伤的哭嫁歌声。

在沂水县的黄连庄村我曾同一个老光棍交谈，他那多皱的面孔闪现出过多的沧桑，他用低哑的喉咙为我唱起那首伤心的小调——黄连苦啊，苦黄连，黄连村里的光棍汉哟，足足一个连……我清晰地看见他那混浊的老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我知道他年轻的岁月就是伴随这首歌子熬过来的。在这条始终没有改变的山道上，他也曾如文士坡、李风臣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花轿抬走心爱的姑娘而大泪婆娑。

我无法安慰这颗流血的心灵，我不愿意再勾引起他深埋的伤感，我不忍心看到他受伤的心灵再次流血，我只好选择逃避。可是一想到东漫子，我刚刚释重的心又变得沉重起来。

就在东漫子村青年李风义哭嫁声余音未绝的第三年，也就是二〇〇五年三月十日，在蒙阴县人大副主任，人称“工作四十载，修路十八年”的“路主任”宋炳贵的陪同下，我们

哭
路
歌

顺着一条投资五十多万元，刚刚通车的村路，轻车进了这个外嫁了二十九名男青年的库区村。我们见到了回乡的李风义，寄人篱下的生活和失掉男人尊严的日子让他身心疲惫。可面对这新修的村村通大路，他一脸笑意，他说，你们先喝口热水，我去叫俺爹。说着，他推起摩托车。他的母亲，从燃烧着煤块的火炉上提壶热情地为我们续水，她说：这不，刚修通路，卖炭的就送上门来，言语间流露出喜悦之情。

李应山匆匆而来，啦呱儿谈起这条路，他说：要不是共产党就凭俺们村八辈子也走不上这样的路。

谈及儿子们出嫁的事，他两眼含泪地说：平常还好一点，一到过年，这心里就跟掏空了一样，唉，咱不谈这伤心事了，唉，宋同志啊，这路要是早修上三年，孩子们就不会上那条路了。

我分明看见一个无奈的父亲双眼噙满了泪水。我悄悄地合上采访本，酸酸的胸臆让我轻轻合上眼睛。是啊，我们都建国五十六年了，以奉献著称的老区人啊，他们的生存环境到今天才得以改变，为人民政权二度奉献的民众，国家欠他们债太多了，这路让他们期盼得太久太久了。他们当初追随的政权仅仅为他们修了一条富裕的路，就让他们感动了许多许久。多好的人民多好的乡亲啊。

握住老农李应山的手，我说：这路修好了，你们到县城就容易得多了，去城里干个小买卖，往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李应山那张核桃皮般的脸上绽出笑容，他说：整整四十年啊，这回可盼出头了。

在村头，我又一次见到上门婿李风义，小伙子心情很不错，一脸灿烂的笑容，他是专门守在这里为我们送别的。

告别李应山父子，我们的心并不轻松。同行的“路主任”